說類卷之六十

獸部

走獸

走獸皆屬陰故夜動而晝伏然獨猿猴不分晝夜者猿食果實而居林棲樹兼乎陽也牛馬猪羊亦不分晝夜者家畜故也野者則否蓋氣盛爲動氣衰爲伏動則徤伏則怠 蠡海錄

馬

東晉大將軍趙固所乘馬暴卒將軍悲惋客至吏不敢通郭璞造門語曰余能活此馬將軍遽召見璞令三十

人悉持長竿東行三十里遇丘陵社林卽散擊俄傾擒一獸如猿持歸至馬前獸以鼻吸馬馬起躍如故今以獮猴置馬廐此其義也 獨異志

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奴彰遂換之馬號曰白鶻後因獵獻于文帝 獨異志

太宗朝府州折御卿貢馬特異格不甚高而日行千里口旁有碧紋如雲霞因目曰碧雲霞上征太原往來乘之上下山嶺如履平地上則屈前足下則屈後足上下如坐安輿不知登降高下之勞圉人供芻粟或少倨則

蹄嗚奮躍踶齧不已此尤異他馬也上崩悲鳴不食骨
立人不忍視眞宗遣從靈駕至永熙陵乃甃詔與桃花
犬同坎瘞 澠水燕談

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鬉如牛頷下垂胡側立倒傾
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鬉馬也乃知鄧公驄馬行云肉
駿碨礧連錢動當作肉鬉 東坡志林

吾鄉有義騟事甚奇余嘗爲作傳曰義騟者九江戍校
王成之鎧騎也成家世隸尺籍開禧間虜大入淮甸成
以卒從戎四方屢戰有功稍遷將候騎方淮民習安倉
卒虜至而逃畜孳滿野成狥地至花靨見病騟馬瘠而

瘠骨如堵墻行逐水草步且僵烏鳶啄其上流血藉髀莫適爲主縶而得之會罷兵歸飼以豐秣半年膚革僅完毛彩復生日寘之槽櫪與羣馬不相顧時一出縶廡下顧景嘶鳴若自慶其有所遇成亦未始異之牙治在城陬每旦與同隷帳下者率夜漏未盡二刻騎而往盡午退以爲常一日有告馬病從成請騎往始命鞁踶嗚人立左右驤拒不可制易十數健卒莫能孰何乃以歸之成成曰安有是呼常馭羸卒持鞚來則帖耳馴服如平時振迅通衢馨控緩亟無少忤者自是惟成乘則受之他人則復弗受雖日浴于河群馬皆裼而騎相望先

後騟之馭者終莫敢竊睨其膺鬣稍前即噬齧之軍中咸指爲驁悍獷弗齒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礪盜弄潢池兵庾符下統府調兵三千人以往成以行崎嶇山澤夷若方軌至吉之月餘寇來犯龍泉柵成出搏鬬四五合危敗之矣或以鈎出其腋及鞬而隊死焉官軍亟鳴鉦騟屹立不去躑躅徘徊悲鳴屍側賊將顧曰良馬也取之元礪有弟悍狠恃勢每出掠率強取十二三適見之色動曰我欲之將不敢逆遂試之蹴踘進退折旋良愜即不勝喜貯以上廐萩豆粟濯泉翦髯用金玉爲鐙華韉沃續極其鮮明羣渠皆釃酒來賀輜重卒有爲賊掠

取者知之曰騟他日未當若是彼畜也而亦畏賊邪竊怪之於是日游其騟於峒嶇閒上下峻坂無不如意恨得之晚思一快意馳騁而地多險阻不可得後旬浹復犯永新柵官軍聞有寇至披鹿角出迎擊鼓聲始發果乘騟以來騟識我軍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則怒以鐵檛擊之腭盡傷騟不復顧冒陣以入軍士識之者曰此王校之騟也是異服者必其酋相與逐之執以下訊而得其實則縛以徇于軍曰得元礪之弟矣譟而進賊軍大駭軍士踴躍爭奮遂敗之急羽露書以出奇獲醜聞檻送江右道朝廷方患其跳梁日徯吉語

聞而嘉之第賞有差衆耻其功之出於馬也沒騟之事騟之義遂不聞於時騟歸病傷不秣而死稗官氏曰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視騟之事信然夫不苟受以爲正報施以爲仁巽以用其權而決以致其功又卒不失其義以死非德其孰能稱之也彼仰秣而戀豆歷跨下而不知耻因人而成事者雖有奔塵絶景之技才不勝德媿之駑駘何足筭乎余意君子之將有取也而居是鄉詳其事故私掇取著于篇 桯史

畢再遇兖州將家也開禧用兵諸將多敗事獨再遇累有功金虜認其旗幟卽避之累遷至鎭江都統制楊州

承宣使驍衛上將軍後以老病致仕始居于霅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駔異常獨王翁能御之再遇旣死其家以鐵絙縶之闌中適遇嶽祠迎神鬧金鼓聲意爲赴敵於是長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餘挽之而歸乃好言戒之云將軍巳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喑啞長鳴數聲而斃嗚呼人之受恩而忘其主曾異類之不若能不愧乎 癸辛雜志

馬食穀則足重不能行 博物志

牛

晉王愷有牛號八百里常瑩其蹄角王武子戲與射賭

以金敵之偶中的謂左右曰可生採其心作炙至食一臠而止 獨異志

北人牛瘦者多以蛇灌鼻中則爲獨肝水牛有獨肝者殺人逆賊李希烈食之而死

相牛法岐胡有壽眉巨欲廣毫筋欲橫歸後筋也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無壽睫亂觸人銜黑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瀚射前良牛也踈肋難養也 酉陽雜俎

奉新縣村民縶牛于柱將殺之其隣家子平時饕食牛醉入觀踞坐指屠者曰速操刀我欲肺肝生食不宜緩仍不可與他人也語至再三牛忽驤首怒目直視此子

奮力掣索斷直前徑觸之穿其腹戴之以走過四十里不脫鄉民及豪家子弟僮奴極百餘人搶杖呌譟共往追逐乃得其尸 閑窻括異志

予友人胡子震嘗謂予曰牛以鼻聽葢聞之前輩餘論而莫知所本一日觀庖丁解牛首剖至耳果見窒塞無孔始信其言之不妄埤雅舉戎右曰贊牛耳桃茢牛耳無竅以鼻聽也焦贛易林曰牛龍耳聵葢龍亦聾者也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游宦紀聞

筠溪快山有虎嘗搏牧牛童子爲兩牛所逐虎既去牛

捍護之童子竟死石門老衲文公爲予言之爲作詩記之以諷含齒被髮而不義者然予徒能諷之其能已之哉快山山淺亦有虎時時妥尾行過路一豎坐地牧兩牯以犄犄地不復顧虎搏豎如鷹搦兎兩牛來奔虎棄去因徃荷舁挾老樹牯則喘視同守護虎竟不能得此豎豎雖不救牯無負一村囂然共鳴鼓而虎已逝不知處嗟哉異哉兩大武高義可與貫高伍今走仁義名好古臨事真情乃愧汝此事可信文公語爲君落筆驚風雨 冷齋夜語

鹿

公孫詭爲文鹿賦其詞曰鹿鹿濯濯來我槐庭食我槐葉懷我德聲質如緗縟文如素基呦呦相召小雅之詩歎丘山之比歲逢梁王千一時 西京雜記

虞部郎中陸紹弟爲盧氏縣尉嘗觀獵人獵忽遇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斑如畫陸怪獵人不射問之獵者言此仙鹿也射之不能傷且復不利陸不信強之獵者不得已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及返射者墜崖折左足 酉陽雜俎

犬

郭司空釗大和中自梓潼移鎮西京府時有閽者甚謹

朴釗念之多委以事嘗一日釗命市紋繒紛帛百餘匹其價倍且以爲欺我即囚於獄用致其命獄既具釗命笞於夜忽有十餘犬爭擁其背吏卒莫能制釗大異之且訊其事閽者曰某好閱佛氏金剛經自童丱常以食飼群犬不知其他釗歎曰犬尚能感其惠報其德吾安可不施恩信遂釋之 宣室志

楊光遠之叛青州也有孫中舍忘其名居圍城中族人在州西別野城門既閉內外隔絶食且盡舉族愁嘆有畜犬彷徨其側若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爲我至莊取米耶犬搖尾應之至夜置之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

犬即由水竇出至莊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未曉入城如此數月比至城開孫氏闔門數十口獨得不餒孫氏愈愛畜之後數年斃葬于別野之南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公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平原劉永錫天聖末以虞曹員外知千乘縣一日與門生對食永錫以饅頭食畜犬生曰犬彘食人食古人所譏況珎味耶犬不食噴視之以去數日不知所在一夕犬至跪門閾將入主起視之知其將害已卷衾作人臥床上升棟避之犬入登床噬之覺非人吼怒出戶擲尾

作聲而死今夫衣士人衣冠首鼠貴游門下以獵餔啜嗟來不愧曾斯犬之不若也 倶澠水燕談

虞經臣策元祐五年作監察御史是時察官亦許言事尋擢侍御史不歷殿院至紹聖改元移起居郎明年遂爲給事中初入臺值都城開渠忽有異犬自渠中出直入其家馴伏若素畜養者家人輩愛之名曰渠來但無事惟喜曬或亂毀簾幃窻牖之類則經臣必有遷改錫賚之慶自爾每遇慶事則贍以肉一斤渠來必歡喜跳躍然後食之以爲常凡數年經臣卒前一夕渠來死 洎宅編

虎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太子陵仙鶴觀每年九月三日夜有道士一人得仙巳有舊例至日具姓名申府張竭忠爲令不之信陰令二勇士執兵覘之至三更有一黒虎入觀來銜一道士出之不中棄道士而去令于是申府請弓矢大獵石穴中格殺數虎得金簡玉籙冠帔髮骨甚多其觀遂廢爲陵使之居 續博物志

虎交而月暈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曰唯得虎鬚及熱插齒間即愈鄭爲拔數莖與之因知虎鬚治齒也 虎殺人令尸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

如乙字長一寸在脇兩旁皮內尾端亦有之佩之臨官
佳無官人所媢嫉　虎夜視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
候而射之光墜入地成白石主小兒驚荊州陟屺寺僧
那照善射每言光長而摇者鹿帖地而明滅者兎低而
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挾者虎威當
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郤百邪虎初死記其
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必有虎來吼擲前後
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當得物如琥珀蓋虎目光
淪入地所爲也俱酉陽雜俎
先塋呂田原之北二里許有山峽焉不合如礪土名曰

焦庠有周氏墳其間篁木蔽翳泉甘草茂牧者趨之嘉定癸酉四月甲午正晝有詹氏子十九歲牧一牸墳側方偃于背鄰之二兒甫亂戲于旁有虎出于薄直前搏牸二兒癡不識爲虎擲瓦礫噭而逐之虎顧牸不肯去二兒倚徙觀稍前乃緣登木牧子念其家貧惟恃此以耕不勝憤徑歸取斧將以殺虎其父在田不之知毋視其來也遽問而告其故顧東作方殷家無男子乃集里婦數人譟而從既至二兒觀鬭嬉笑自若牸以角拒虎爪嚙無完革矣牧子視牸且困揮斧大呼欲以致虎虎果舍牸來時木影漏日刃環舞翕霍有光虎益自縮作

勢奮迅欲以攫取犉步憇力甦乃前鬬虎舍牧子與之相持牧子氣定更進虎又舍犉犉與牧迭抗虎如此者彌半日頃羣婦莫之孰何既而山下民聞者持挺歡呼來漸多虎遂棄而去犉牧竟全時倚至冢下僕輩親見之來告遣視民方環覘虎猶未逸也畜而義不忘衛所牧牧子亦克念其家奮不顧身皆可尚二兒不知畏不被搏噬東坡沙上抵首之說諒可信云 程史

均房之人取山中枯木作膠傳破布單施虎徑中木葉蔽之虎踐履着足不脫則恐微若奮厲便能固半身虎怒頓剉不能去就既割剝腸皆斷虎身臭引蚋蚊耳臭

中雖盡力無能去之以至顛撲而死開腹腸亦斷俗云
鼓子咬殺大蟲本草著八月後蝌與虎鬭而虎敗骨入
虎以此而死非力不贍智有所窮也畫墁録

虎每食一人則耳成一缺汀州西山有虎爲暴十餘年
後爲射者所殺兩耳如鋸焉人言虎怪甚靈不妄食人
遭其患者蓋命所值或是宿寃也武康民朱泰事母甚
孝嘗爲虎所搏負之而去泰大呼曰虎暴殺我我母將
無所依虎遽棄于地驚竄入山泰後安徤如故鄉里號
爲朱虎殘墨客揮犀

狙

江南李後主獵于青龍山一牡狙臨網見主兩淚屢指其腹若有所告主大怪戒虞人守而勿殺是夜果生二狙 樂善録

狼

太原王含者爲振武軍都將其母金氏本胡人女善弓馬素以獷悍聞嘗馳健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兎殺獲甚多故北人皆憚其能而推重之後年七十餘以老病遂獨止一室辟侍婢不許輙近左右至夜即扃戶而寢往往發怒欲杖其家人輩後一夕既扃其戶家人忽聞軋然之聲遂趨以伺之望見一狼自室中開戶

而出天未曉而其狼自外還入室又扃其門家人且懼其白於舍是夕於隙中潛窺如家人言含憂悸不自安至曉金氏召含且令卽市麋鹿含熟以獻金氏曰吾所需生者爾於是以生麋鹿至於前金氏啖立盡含益懼家人輩或竊語其事金氏聞之色甚慙是夕旣扃戶家人又伺而視之有狼破戶而出自是不復還 宣室志

狼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竅皆沸䏶中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薰之當令手攣縮或言狼筋如織絡小囊蟲所作也狼糞烟直上烽火用之或言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于狼腿上狽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

者稱狠狽　酉陽雜俎

猿

猿五百年化爲玃玃千歲化爲老人　述異記

潁州陳巖字叶夢武陽人閒僑東吳景龍末舉孝廉如京師行至渭之南見一婦人貌甚姝衣白衣立於路隅以袂蒙口而哭若負冤抑之狀生乃訊之婦人哭而對曰妾楚人也侯其氏家于弋陽之南先父以高尚聞於湘楚間由是隱跡山林未嘗肯謁侯伯妾雖一女子亦有箕潁之志方將棲踪蓬瀛崑閬以遂其好適遇有沛國劉君者尉弋陽嘗與妾先人爲志形之友先人慕劉

君之高義遂以妾歸劉氏自爲劉氏婦且十年矣未嘗有纎毫過失前歲春劉君調補宜原尉未一歲以病免盡室歸于渭上郊居劉君無行又娶一劉氏者濮上人性極悍戾每以唇齒相反妾不勝其憤故遁而至此且妾本慕神仙常欲高蹈雲霞安巖壑之隱餌橡栗之味亦足以終老豈徒擾擾於塵世適足爲累今者分不歸劉氏矣已而顰容怨咽若不自觧巖性端愨聞其言甚信之因問曰女郎何所歸乎婦人曰妾一竆人安所歸止然君之見問其有意耶果如是又安敢逆君之命巖喜卽以後乘駕而偕往京師居于永崇里其始甚謹後

乃不恭徃徃詬怒若發狂之狀巖惡之而且悔明日巖
出婦人即令闔扉鍵其門以巖衣囊致庭中毀裂殆盡
至夕巖歸婦人拒而不納巖怒即破户而入見巳之衣
資悉巳毀裂巖因詬而責之婦人愈發怒毀巖之衣襟
佩帶殆無完縷又爪其面嚙其肌一身盡傷血沾于地
巳而嗥吽者移時巖惡之不可制於是里中民俱來觀
簇其門時有郝居士者在里中善視鬼精符籙呵禁之
術聞婦哭音顧謂里中民曰此婦人非人乃山獸也寓
形以惑於世里民具告於巖巖即請焉居士乃至巖所
居婦人見居士來甚懼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擲之婦

人大叫一聲忽躍而去立於屋瓦上巖竊怪之居士又出册符擲之婦人遂委身於地化爲猿而死巖既悟其妖異心頗怪悸後一日遂至渭南訊其居人果有劉君廬于郊外巖即謁而問焉劉曰吾常尉于弋陽弋陽多猿狖遂求得其一近茲且十年矣適遇有故人自濮上來以異犬見惠其猿爲犬所嚙因而遁去亦竟不窮其事因録以傳之巖後以明經入仕終于秦州上邽尉客有遊於太原者偶於銅鍋店靜室中解鞍憩馬於精舍佛書中得劉君所傳之事而文甚鄙後亡其本客爲余道之如是

乾元初會稽民有楊叟者貲產豐贍甲於郡中一日叟
將死臥而呻吟且經數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稱于
里人迫其父病罄其產以求醫術後得陳生者究其原
曰是翁之病心也蓋以財產既多其心為利所運故心
已離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補之而天下生人之
心焉可致耶舍是則非吾之所知也宗素聞之以生人
之心固莫可得獨脩浮屠氏法庶可以間其疾即召僧
轉經命工繪圖鑄像已而自賫衣糧詣郡中佛寺飯僧
一日因挈食去悞入一山逕中見山下有石龕龕有胡
僧貌甚老瘦枯瘠衣褐毛縷成袈裟踞於磐石上宗素

以爲異人即禮而問曰師何人也獨處窮谷以人跡不到之地爲家又無侍者不懼山野之獸有害於師乎不然是得釋氏之法者耶僧曰吾本是袁氏某祖世居巴山其後子孫或在弋陽散遊諸山谷中盡能世修祖業爲林泉逸士極善吟嘯又好爲詩者多稱於人其名於是稍聞於天下有孫氏亦族也則多遊豪貴之門亦以善談諧故又以資遊於市肆間每一戲能使人獲利焉獨吾好浮屠氏脫塵俗棲心巖谷中不動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歌利王割截身體及薩埵投崖以伺飢虎故吾啖橡栗飲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于此候之宗素

因告曰師眞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顧將以飼山獸可謂神勇俱極矣然弟子父有疾已數月進而不瘳夙夜憂迫計無所出有醫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心不可得而愈今師能棄身於豺虎以救其餒豈若捨命於人以惠其生乎願師詳之僧曰誠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爲父而求吾心豈有不可之意且以身委於野獸曷若救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願致一飯而後死也宗素且喜且謝即以所挈食致于前僧食之立盡又曰吾旣食矣當亦奉命然俟吾禮四方之聖也於是整其衣出龕而禮禮四方已畢忽躍而騰向一高樹宗素以爲神

通變化殆不可測俄召宗素厲聲叱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願得生人心以療吾父疾僧曰檀越所願者吾已許焉今欲先說金剛經之奧義爾亦聞乎宗素曰某素尚浮屠氏今日獲遇吾師安敢不聽僧曰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檀越若取吾心亦不可得矣宗素驚異惶駭而歸俱宣室志

狐

劉元鼎爲蔡州蔡州新破食場狐暴劉遣吏生捕日於毬場縱犬逐之爲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一疥狐縱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大異之令訪大將家獵狗

及監軍亦自誇巨犬至皆弭耳環守之狐良久纔跳直上設廳穿臺盤出廳後及城培俄失所在劉自是不復令捕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於日月宮有符有醮目可洞達陰陽 酉陽雜俎

唐林景玄者京兆人僑居鴈門以騎射畋獵爲巳任郡守悅其能因署爲衙門將嘗與其徒數十輩馳健馬執弓矢兵仗臂隼牽犬俱獵於田野間得麋鹿狐兎甚多由是郡守縱其所往不使親吏事嘗一日畋于郡城之高崗忽起一兎出榛莽中景玄逐之僅十餘里兎匿一墓穴景玄下馬即命二卒守穴傍自解鞍而憩忽聞墓

中有語者曰吾命屬土也尅土者木次曰巳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乎巳而咨嗟者久之又曰有自東而來者我將不免景玄聞其語且異之因視穴中見一翁衣素衣鬚白而長手執一軸書前有死鳥鵲甚多景玄即聞之驚起曰果然禍我者且至矣即詬罵景玄默而計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豈非鬼乎不然是盜而匿此即毀其穴翁遂化為老狐帖然俯地景玄因射之而斃視其所執之書點畫甚異有似梵書而非梵字用素縑為幅僅數十尺景玄焚之 宣室志

猩猩

猩猩猿形人面容顏端正在封谿山谷閒百十爲群共
相語言纚纚可聽聞之者無不欷歔性喜酒且好屐人
因以張之猩猩一見乃知張巳及其祖先姓字必呼名
罵曰奴輩欲設此張我耶酒屐于我亦何愛而爾乃爲
此我今捨爾而去爾將奈何既而群聚歡飲竟致醉倒
取屐而着人乃掩群得之嗚呼酒屐之於猩猩亦猶利
欲之于人也猩猩知酒屐之禍巳而不免死酒屐之中
人知利欲之喪真而不知超利欲之外但知猩猩之不
能割棄所好而不知猩猩亦將笑吾之念念戀乎火坑
也事見唐文粹　樂善錄

鼠

夜藏飲食於器中覆之不密鼠欲盜食不可至環器而走淚滴器中食之得黃疾遍身如蠟續博物志

寶應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於洛陽其世以不好殺故家未嘗蓄狸所以宥鼠之死也迨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嘗一日李氏大集其親友會食于堂上而門外有群鼠數百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其甚喜狀家僮驚異告於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圮其家無一傷者堂即摧而群鼠亦去悲夫鼠固微物也尚能識恩而知報况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澤而

報德者亦宜竭其誠有不顧者當視此以愧諸 宣室志

鼠狼

相國張公文蔚莊在東都北坡莊内有鼠狼穴養四子爲蛇所吞鼠狼雄雌情切于穴外坋土恰容蛇頭俟其出穴果入所坋處出頭度其回轉不及當腰齧斷而劈蛇腹銜出四子尚有氣置于穴外銜豆葉嚼而傳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若是乎最靈者人胡不忍也 北夢瑣言

象

環王國野象一牡管三十餘牝牝者牙纔二尺迭供牡

者水草臥則環守牲象死共埋之號吼其處乃散續博物志

咸亨二年周澄國遣使上表言訶伽國有白象首垂四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以水洗牙飲之愈疾請發兵迎取　象膽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龜無定體也鼻端有爪可拾針肉有十二般唯鼻是其本肉　陶貞白言夏月合藥宜置象牙於藥旁南人言象妬惡犬聲獵者裹糧登高樹搆熊巢伺之有群象過則為犬聲悉舉鼻吼叫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其下因潛煞之耳後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胷前小横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

重　古訓言象孕五歲始生 酉陽雜俎

漳州漳浦縣地隣潮陽素多象往往十數爲羣然不爲害惟獨象遇之逐人蹂躪至骨肉糜碎乃去葢獨象乃衆象中最獷悍者不爲羣象所容故遇之則蹂而害人 墨客揮犀

天祿

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莫知其的回詔欲謂之麟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麟則無以質之止謂之異獸最爲慎重有體今以予觀之殆

天祿也按漢書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蟆于平津門外注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元豐中予過鄧境聞此石獸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觀之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鬛大鱗如手掌南豐曾阜為南陽令題宗資碑陰云二獸膊之所刻獨在製作極巧高七八尺尾鬛皆鱗甲莫知何象而名此也今詳其形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　夢溪筆談

猛獸

漢武帝時大苑之北胡人有獻一物大如狗然聲能驚

人雞犬聞之皆走名曰猛獸帝見之怪其細小及出苑中欲使虎狠食之虎見此獸即低頭着地帝爲反觀見虎如此意爲下頭作勢起搏殺之而此獸見虎甚喜舐脣搖尾徑往虎頭上立因搦虎面虎乃閉目低頭匍匐不敢動搦鼻下去下去之後虎尾下頭起此獸顧之虎輙閉目 博物志

師子

後魏武帝伐冐頓經白狼山逢師子使人格之殺傷甚衆王乃自率常從軍數百擊之師子哮吼奮起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上帝車軛師子將至此

獸便跳起上師子頭上師子卽伏不敢起於是遂殺之得師子一還來至洛陽三千里雞犬皆無鳴吠博物志

猴玃

蜀山南高山上有物如獮猴長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玃一名化婦女有好者輒盜之以去人不得知其年少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有子者輒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有不食養者其母輒死故無敢不養也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爲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謂楊率皆猴玃化之子孫時時相有玃爪者博物志

彿彿

彿彿飲其血可以見鬼力負千斤笑輒上吻掩額狀如獼猴作人言如鳥聲能知生死血可染緋髮可爲髲宋建武高城郡進雌雄二頭 酉陽雜俎

猰貐

猰貐獸中最大者龍頭馬尾虎爪長四百尺善走以人爲食遇有道君卽隱藏無道君卽出食人 猰乙八反 貐翼乳反

述異記

怒毛獸

封徵山中有怒毛獸若不嗔毛短三寸若嗔毛長三尺

述異記

野婆

邕宜以西南州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曰埜婆黃髮垂髻跣足裸身儼然一媪也上下山谷如飛猱自腰以下有皮纍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喜盜人子女然性多疑畏罵已盜必復至失子家窺伺之其家知為所竊則集隣里大罵不絕口往往不勝罵者之衆則挾以還之其羣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為健夫設計擒之大壂中展轉哮吼脛絕不可起往往人集衆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不置剖之得印方寸

瑩若蒼玉字類篆符不可識非鐫非鏤蓋自然之文然
亦竟莫知其所寶爲何用也周子功景定間使大理取
道于此親見其所謂印者此事前所未聞是知窮荒絶
徼天奇地恠亦何所不有未可遂以爲誕也後漢外國
志引愽物記曰日南出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皛且白
裸袒無衣襦得非此乎愽物記當是秦漢間古書張茂
先葢取其名爲志也 癸辛雜識外集

說類卷之六十終

說類卷之六十一

鱗介部

龍

龍頭上有一物如愽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僧無可言近傳有自將軍者常於曲江洗馬馬忽跳出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遽令解之血流數升自異之遂封紙帖中藏衣箱内一日送客至滻水出示諸客客曰蟲以水試之白以鞭築地成竅置蟲於中沃盥其上少頃蟲蠕蠕如長蚓中泉湧倏忽自盤若一席有黑氣如香煙徑出簷外衆懼曰必龍也遂急歸

未數里風雨忽至大震數聲　俱酉陽雜俎
彭蠡小龍顯異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最著熙寧中王師南征有軍仗數十船泛江而南自離眞州即有一小蛇登船船師識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軍仗耳主典者以潔器薦之蛇伏其中船乘便風日棹數百里未嘗有波濤之恐不數日至洞庭乃蛇附一商人船回南康世傳其封域止於洞庭未嘗踰洞庭而南也有司以狀聞詔封神爲順濟王遣禮官林希致詔子中至祠下焚香畢空中忽有一蛇墜肴上祝曰龍君至矣其重一肴不能勝徐下至几案間首如龜不類蛇首也子中

致詔意曰使人至此齋三日然後祭王受天子命不可以不齋戒蛇受命逕入銀香奩中蟠三日不動祭之日既酌酒蛇乃從奩中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濕胭脂爛有光穿一剪綵花過其尾尚赤前已變爲黃矣正如雌黃色又過一花復變爲綠如嫩草之色少頃行上屋梁乘紙幡脚以行輕若鴻毛倏忽入帳中遂不見明日子中還蛇在船後送之踰彭蠡而回此龍常遊舟檝閒與常蛇無辨但蛇行必蜿蜒而此乃直行江人常以此辨之 夢溪筆談

牛僧儒鎮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衆云豢龍

若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果龍也強驅之必爲灾公不聽果有大雨漢水泛溢漂溺萬戸處士避罪亦潜去十年有人于他處見猶在 玉泉子

鮫

瓠子河決有鮫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噴沫流波數千里 西京雜記

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測周十餘畝中有鮫鱷常爲人患人有誤近或馬牛就而飲者輙爲吞噬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聞南山有

雷震暴聲聞數百里若山崩之狀一郡驚懼里人泊牛馬雞犬俱失聲仆地汗流被體屋瓦交擊木樹顛拔自戌及子雷雹方息明旦往視之其山摧壁數百仞殆盡俱填其潭潭水溢流注滿四野蛟鼉之血遍若玄黃而石壁之上有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勢甚古郡中士庶無能知者自是居人無復患矣懼者俱息遷者亦歸結屋架廬接比其地郡守因名其地爲石銘里葢因字爲名且識其異也後有客於泉者能傳其字持至東洛時故吏部侍郎韓愈自尚書郎爲河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曰詔赤黑示之鼉魚天公卑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然

則詳寃其義似帝責蛟螭之詞令戮其害也其字則科斗書故泉人無有識者 宣室志

唐劉禹錫云僧道宣持律第一忽一旦霹靂遶戶外不絕宣曰我持律更無所犯若有夙業則不知之於是褫三衣於戶外謂有蛟螭憑焉衣出而聲不已宣乃視其十指甲有一點如油麻者在右手小指上疑之乃出於隔子空中一震而失半指黒點是蛟龍之藏處也禹錫曰在龍亦已善求避地之所矣而終不免則一切分定豈可逃乎

唐晉陵郡建元寺僧智空本郡人道行彰聞於里中年

七十餘一夕既闔關忽大風雷若起於禪堂殷然不絕燭滅而塵坌晦黑且甚簷宇揺震矍然自念曰吾棄家爲僧迨茲四紀暴雷從此起神龍有怒我者不然有罪當震死耳既而聲益甚坐而視曰某少學浮屠氏爲沙門五十餘年豈所行乖於釋氏教耶不然且有黷神龍耶設如是安敢逃其死儻不然則願亟使開霽俾舉寺僧得自辯也言訖大震一聲若發左右坐榻傾靡昏霾顛悖由是驚慴仆地僅食頃聲方息雲月晴朗然覺有腥腐氣如在室內秉燭視之於垣下得一蛟其長數丈血流于地乃是禪堂庭址槐樹高數十丈尋爲雷震死

循大理而裂中有蛟龍蛇蜒之跡焉俱宣室志

蛇

天寶中無畏師在洛是時有巨虵狀甚異高丈餘廣二三尺蜿蜒若蟠繞出于山下洛民咸見之於是無畏師咒之蛇決水瀦洛城卽説佛書義其虵至夕則駕風雷來若傾聽狀無畏乃責之曰爾蛇也營居深山中因安其所何爲將欲肆毒于世耶速去無患生人其虵聞之遂俯于地若有慙色頃而死焉其後祿山據洛陽盡毀宮廟果無畏所謂決洛水瀦城之應宣室志

蝮蛇秋月毒盛無所蜇螫嚙草木以泄其氣草木卽死

人樵採設爲草木所傷亦死毒甚于蝮螫謂之迹蛇也
博物志

李舟之弟患風或云蛇酒治風乃求黑蛇生置甕中醖以麴蘖數日蛇聲不絕及熟香氣酷烈引滿而飲斯須之間化爲水惟毛髮存焉 閑窗括異志

馮坦者常有疾醫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甕子疾減半又令家人園中執一蛇投甕中封閉七日及開蛇躍出舉首尺餘出門因失所在其過跡墳起數寸陸紹郎中又言嘗記一人浸蛇酒前後殺蛇數十頭一日自臨甕窺酒有物跳出齧其鼻將落視之乃蛇頭骨因瘡毀其

鼻如劓焉 酉陽雜俎

冷蛇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則以百練束之至暑月常骭息不可過玄宗詔南方取冷蛇二條賜之蛇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數約夏月寘於約中不復覺煩暑 酉陽雜俎

矛蛇蛇頭鼈身入水緣樹木生嶺南南人謂之矛膏至利銅瓦器貯浸出惟雞壳盛之不漏主毒腫

藍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陳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藥謂之藍藥藥人立死取尾爲腊反解毒藥

蚺蛇長十丈常呑鹿消盡乃繞樹出骨養創時肪腴甚

美或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其胆上旬近頭中旬
在心下旬近尾 俱酉陽雜俎
九眞山多大蛇名曰髯蚺長十丈圍八九尺呑鹿角骨
鑽皮出夷以大竹籤簽而食之楊氏南裔異物志曰髯
唯大蚦既洪且長采色駁犖其文錦章食犬呑鹿腴成
養創賓享嘉宴是豆是觴 續博物志
兩頭蚺馬鼈食牛血所化 續博物志

魚

彭蠡湖側有鄉人李進勍者以販彭蠡湖爲業常以大
艑滿載其魚于金陵及維揚肆中積有年矣一旦復販

魚于金陵夜泊三山之浦其夕風靜波澄月色如晝進
勍乃步于岸側聞船內有千萬人誦經聲勍驚而異之
伺聽于岸其音清亮非常勍即登舟察之乃船內魚耳
進勍曰由我鄙見販易衆生輪廻之身不可測也因悉
放魚于江中臨放魚時言曰諸魚既各通靈他日某若
困苦敢希方便由是改業販鬻荻薪數年之間大作簰
筏載薪于金陵貨之未到間值大風吹溺簰筏一時沉
溺惟進勍隋于江中不溺足下如有所履俄而被風颷
竹數竿至于進勍身側進勍扶此竹獲濟乃見大魚數
百頭于進勍足下乘之又共拽竹而行到洲登岸回頭

諸魚各已散去至夜不得渡江即栖于洲上將更深矣進勍乃獨坐愁苦兩淚迸洒嗟身之蹇頭一至于此忽見荻叢碎罅中光芒進勍即以手摸之獲金二斤乃袖于懷中愁悶頗息俄見一人着白衣向渡心踴立謂進勍曰朝來得存性命及獲金乃子前者所放諸魚今各報子恩也言訖不見待旦即有魚數十頭又拽一葉舟來橈棹俱備進勍因得及岸而歸矣余嘗覽佛書見論十千天子報恩何異於是乎 搜神記

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

網魚得鱮不如啖茹 俱續博物志

井魚腦有穴每翕水輒於腦穴蹙出如飛泉散落海中舟人竟以空器貯之海水鹹苦經魚腦穴出反淡如泉水焉

秀才顧非熊言釣魚當釣其旋繞者失其所主衆鱗不復去頃刻可盡 俱酉陽雜俎

宣城郡當塗民有劉成李暉者俱不識農事常以巨舫載魚蟹鬻於吳越間天寶十三年春三月成與暉自新安江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會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陸時李暉往浦岸村舍中獨成在江上四顧雲島間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

甚厲戍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鬣搖首作聲而
呼阿彌陀佛焉戍且懼且悚毛髮盡勁卽匿身蘆中以
聽之俄聞舫中萬魚跳躍呼佛聲動地戍大恐遽登舫
悉投群魚於江中有頃而李暉至戍以具告暉暉怒曰
豎子安得妖妄乎唾而罵者且久戍無以自白卽用衣
資酧其值旣而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致于岸明遷於
舫中忽覺重不可舉解而視之得緡十五千簽題云償
汝魚值戍益奇之是日于瓜州會郡僧食弁以緡施焉
時有萬莊者自涇陽令退居瓜州備得其事傳于紀述

宣室志

眉州人任達為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沿池磚甃四周皆屋舍環遶方丈間凡三十餘年日加長一日天清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魚皆踴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為蛟龍所取此殆是爾余以謂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志精誠不衰久而自達理自然耳東坡先生志林

龜

東陽郡永康縣吳時有人入山逢大龜担之未至家遇夜纜舟于岸見老桑呼龜曰元緒汝當死矣龜呼桑樹曰子明無苦也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對曰諸葛

恪明敏禍必及于予明日其人將龜獻吳王煮之三日三夜不死遂問諸葛恪恪曰此龜有精須得多載老桑爲薪煮之立爛遂令以老桑斫之爲薪既燃即爛

東北巖海畔有大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則復止于山上陸機詩云石龜尚懷海我寧忘故鄉（俱述異記）

東坡謁呂徵仲値其晝寢久之方出見便坐有昌陽盆豢緑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敬新磨獻口號云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世南嘗疑坡寓言以諷呂未暇尋閱質究偶因見嶺南雜記有載六目龜出欽州只

兩眼餘四目乃班紋金黃花圓長中黑與眞目排比正正不偏仔細辨認方知爲非眞目也 游宦紀聞

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泰用錢十千贖放之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乃有五十人詣泰家告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十千可領之緡皆沾濕父母恠之及泰歸乃說贖龜之異 閑窻括異志

舍弟昭達淳熙壬寅丞長洲沿檄往海鹽回程次吳江見岸旁漁舟取龜板用銛刀剜其肉哀爲殘酷小人牟利忍于物命不恤也詢之一枚纔值一二錢惻然動心以一千錢得大小五百六十餘枚貯于竹籮昏去漁舟

差遠以數枚寘于板舟行旋取旋放盖恐僕隸輩用力
抛擲或隋沮茹中反傷其生半日方竟到家其婦唐迎
謂曰昨夢甲士數百人入門云荷官人見宥各聲諾而
去殊不可曉初不知爲縱龜也告以故相與嘆息自爾
凡遇鱗介鮮活者常取以善價俾相忘于江湖迄今毋
怠 清波雜志

鼈

取鼈挫令如棊子大擣莧汁和合厚以茅包五六月作
投池中經旬臠臠盡成鼈也 博物志

盧十五嘉興華亭人所居脩竹鄉盧十五以搦鼈爲業

每擱鼈歸舍與妻共活煑其鼈然後出賣每日如是嘉泰二年壬戌四年十七日申時忽大風驟雨雷電閃光霹靂大震盧十五并妻女三人皆死雷斧之下嗚呼鼈鼉黿鼈水族中之靈物也人豈可殺乎盧十五之報亦可畏也近有食鼈之人心旣好食又招賓友會聚而食號團魚會彼此以所食多寡爲勝負殺生之念滋甚罪報何逃聞此可不戒哉 閑窻括異志

螃蟹

關中無螃蟹元豐中子在陝西聞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蟹土人怖其形狀以爲怪物每人家病瘧者借去掛門

戸上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夢溪筆談

蛢鬪精上有孔其中有子有泥食之殺人 續博物志

蛙

周禮蟈氏注云蟈今御所食蛙也漢書霍光傳亦有丞相檀減宗廟羔兎蛙此何等物而漢人以供玉食及宗廟之薦耶古今事不同如此 老學庵筆記

僕任夏縣令一日會客于蓮池上時若蛙聲坐中有州官乃長安人以儆言相戲妄謂僕南人食此也僕答曰此是長安故事客曰未聞也僕取東方朔傳示之客始伏武帝欲藉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爲上林苑

朔諫以爲此地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師古曰鼃即蛙也似蝦蟆而小長腳蓋人亦取食之 懶眞子

蝤蛑

蝤蛑大者力能與虎鬬取之不戒螯能剪殺人 續博物志

蝦蟆

李揆於乾元中爲禮部侍郎嘗一日晝坐于堂之前軒忽聞堂中有聲極震若墻圮揆驚入視之見一蝦蟆俯於地高數寸魁然殊狀揆且驚且異莫窮其來即命家童以一缶蓋之客曰夫蝦蟆者月中之物亦天使也今

天使來公堂豈非上帝以榮命付公乎黎明啓視之已
亡無見矣後數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宣室志

陳宏泰家富于財有人假貸錢一萬宏泰徵之甚急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蟆萬餘頭鬻之足以奉償泰聞之惻然已其償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之江中經月餘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視之乃一金蝦蟆也閑窻括異志

奔鯙

奔鯙一名瀱非魚非鮫大如船長二三丈色如鮎有兩乳在腹下雄雌陰陽數人取其子着岸上聲如嬰兒啼頂上有孔通頭氣出嚇嚇作聲必大風行者以為候相

傳懶婦所化殺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 酉陽雜俎

說郛卷之六十一終

說類卷之六十二

蟲豸部

蟬

蟬未脫時名復育相傳言蛣蜣所化秀才韋翾翻一日庄在杜曲嘗冬中掘樹根見復育附於朽處怪之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翾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爛木酉陽雜俎

蜘蛛

元和中蘄湛遊遂鵲山裹粮鑽火境無遺趾忽謂妻曰我行山中覩倒崖有光如鏡必靈境也明日將挍之今與卿決妻子號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領奴婢潛

隨之入山數十里遙望巖有白光圓明徑丈蘸遂逼之纔及其光長吁一聲妻見遽前救之身如蠒矣有蜘蛛黑色大如鈷鉧走集巖下奴以利刀決其網方斷蘸巳腦陷而死妻乃積柴燒其崖臭滿一山相傳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疋布將及旻旻引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創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也 酉陽雜俎

有御史韋君嘗從事江夏復以從使至京旣還道次商於館亭中忽見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狀甚微韋君曰是爲人之患也吾聞汝雖小螫人良藥無及因以指殺

焉俄又見一白者下如前又殺之且視其上有網爲窟
韋乃命左右絜箒盡爲掃去且曰爲人患者吾爾除矣
明日欲去因以手撫其柱忽覺指痛不可忍乃是有一
白蜘蛛螫其上韋君驚卽拂去俄遂腫焉不數日而盡
一臂由是肩舁至江夏醫藥無及竟以左臂潰爲血
血盡而終先是韋君先夫人在江夏夢一白衣人謂曰
我弟兄二人爲汝子所殺吾告上帝帝用雪其寃且遂
吾請言畢夫人驚寤甚異之而不能言後旬餘而韋君
至具得其狀方悟所夢覺爲夢日果其殺蜘蛛于館亭
時也夫人泣曰其能久乎數日而韋君終矣 宣室志

蝗

蝗荆州有帛師號法通本安西人少於東天竺出家言蝗蟲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來者乃忉利天梵天來者西域驗其字作木天壇法禳之令蝗蟲首有王字固自不可言魚子變近之矣或曉舊言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侵漁百姓則蟲食穀蟲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儒吏也 酉陽雜俎

雪蛆

嘉祐雜志云峩眉雪蛆治內熱予至蜀乃知此物實出茂州雪山雪山四時常有積雪彌遍嶺谷蛆生其中取

雪時并蛆取之能蠕動久之雪銷亦消盡 老學庵筆記

蜻蜓

五月五日埋蜻蜓頭于西向戸下埋至三日不食則化成青真珠又云埋于正中門 博物志

蜥蜴

蜥蜴或名蝘蜓以器養之食以硃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治擣萬杵點女人支體終身不滅惟房室事則滅故號守宮 博物志

蜈蚣

余伯祖嘗于野外見蜈蚣逐一大蛇甚急蛇奔過一溪

蜈蚣亦隨之蛇知力屈不免乃回身張口向之蜈蚣遽入其口俄頃蛇死乃穴其腹傍而出拆蛇視之已無腸矣傳言蝍蛆甘帶蛆即蜈蚣之別名　墨客揮犀

蝸牛

蝸牛不特能伏蝎亦能制蜈蚣蜈蚣見蝸牛則不復能去蝸牛徐進其身以涎繞之其足盡落　墨客揮犀

蝎

蝎鼠負蟲巨者多化為蝎蝎子多負於背成式嘗見一蝎負十餘子其色猶白纔如稻粒成式嘗見張希文言陳州古倉有蝎形如錢螫人必死江南舊無蝎開元初

嘗有一主簿竹筒盛過江至今江南往往亦有俗呼爲主簿蟲蝎嘗爲蝸所食以跡規之蝎不復去 酉陽雜俎

水蛭

水蛭性難死予同官林承奉嘗言少時曾取大水蛭曝爲乾數月後投於椀中復生又以爲末散水中悉化爲小水蛭有人夜㬋溪而溷蛭入其尻中數年瘦病而死其家將殮蛭自尸上着口中擁出至數升 墨客揮犀

蜾蠃

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陶隱居以謂蜾蠃自生子如粟粒捕取螟蛉者所以飼其子非以螟蛉爲子也余童

稚時屢驗之陶說誠不妄其類有三啣泥營巢于室壁間者名蜾蠃穴地爲巢者名蠨蛸窠于書卷或筆管中者名蒲盧名旣不同其質狀小大亦異蜾蠃蒲盧卽捕桑𧑓及小蜘蛛之類蠨蛸惟捕蠨蛸與蟋蟀耳捕得皆螫殺去其足盡寘穴中生子其上旋以泥隔之墨客揮犀

蝙蝠

冊水有石穴蝙蝠大者多倒懸百歲者倒懸得而服使人神仙

宋劉亮合仙冊須白蟾蜍白蝙蝠得而服之立死唐人陳子貞得蝙蝠大如雅食之一夕大瀉而死續博物志

蟂蛝

蟂蛝夜飛宜避之撞入胷腹如臂股間輒遺子而去人或不悟子漸隱入肉中爲患生股臂間者猶可傳療若入心腹則不可治也墨客揮犀

巨蟻

馬緒謫潮得巨蟻長尺餘塩漬之歸誇坐人續博物志

度古

度古似書帶色類蚓長二尺餘首如鏟背上有黑黃襴稍觸則斷嘗趂蚓蚓不復動乃上蚓掩之良久蚓化惟腹泥如縱有毒雞喫輒死俗呼土蠱酉陽雜俎

消麵蟲

吳郡陸顒家長安于城之東其世以明經仕顒自幼嗜麵爲食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軍貢於禮部既下第遂爲生太學中後數月有胡人數輩潔酒食詣其門既坐顧謂顒曰吾南越人長蠻貊中聞唐天子網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化動四夷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觀文物之光惟吾子峩焉其冠襜焉其裾莊然其容肅然其儀眞唐朝儒生也故我願與子交歡顒謝曰顒幸得籍於太學然無它才能何足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酬燕極歡而去顒信士也以爲群胡不我欺旬月群胡又

至持金繒為顒壽顒志疑其有他即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有饑寒色故持金繒為子僕馬一日之費所以交君子歡爾豈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顒不得已受金繒及胡人去太學中諸生聞之偕來謂顒曰彼胡率好利不顧其身爭米塩之微尚致相賊殺者寧肯輕金繒為君壽乎且太學中諸生甚多何為獨厚君耶君匿身郊野間以避再來也顒遂僑居於渭上杜門不出僅月餘群胡又詣其門顒大驚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學中我未得盡言我之來非偶然也葢欲富君爾幸望知之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顒曰謹

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麪乎曰然又曰食麪者非君也乃君肚中一蟲耳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出蟲則我以厚價從君易之其可乎顒曰若誠有之又安有不可也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頃遂吐出一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麪蟲實天下之奇寶也顒曰何以識之吾嘗見寶氣亘天起於大學中故我爲君而取然自一月餘淸旦望之見斯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還居也夫此蟲稟天地中和之氣而生故好食麪蓋以麥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季方始成寔天地四時全氣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麪食之可

見矣顒即以數斗餘致其前蟲食之立盡顒又問曰此蟲安所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寶俱禀天地之氣此蟲乃中和之粹也執其本而取其末其遂乎哉既而以函盛其蟲又金匱扃之命顒致于寢室謂顒曰明日當自來及明旦胡人以十輛車輦金玉絹帛約數萬獻於顒共持金函而去顒自此大富治園田爲養生具日食梁肉衣鮮衣遊長安中號爲豪士僅歲餘群胡又來謂顒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誇天下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顒既以甚富素享閑逸自遂即與群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置油

膏於銀鼎中構火其下投蟲於鼎中鍊之七日不絕燎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海中出捧白玉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衣霞綃之衣珮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叱之玉女捧盤而去俄有一仙人戴碧瑶冠被霞衣捧絳帕籍籍中有一珠徑二寸許奇光泛空照數十步仙人以珠獻胡人胡人笑而受之喜謂顒曰至寶來矣即命絕燎自鼎中收蟲置金函中其蟲雖煉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顒曰子隨我入海中慎無懼

顒即執胡人佩帶從入焉而其海水皆劃開數步鱗介之族俱辟易而去乃游龍宮入鮫室奇珍怪寶惟意所擇纔一夕而其獲甚多胡人謂顒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資也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顒徑於南粵貨金千鎰由是益富其後竟不仕老于閩越

異蟲

漢武帝幸甘泉長平阪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人莫知也時東方朔曰此古秦獄地也積憂所致上使按圖果秦獄地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觧乃以蟲置酒中立消 速異記

温會在江州與賓客看打魚漁子一人忽上岸狂走温問之但反手指背不能語漁者色黑細視之有物如黄葉大尺餘眼遍其上齧不可取温令燒之落每對一眼底有嘴如釘漁子出血數升而死莫有識者 酉陽雜俎

嶺南有異蟲如蚯蚓長尺餘嘴利如錐多夜出半身著地半揹空而行或有誤觸之者直入人心腹食人至死乃出土人目之爲夜虎甚畏避之

長安道中有行人倦息古松之下回視巨蟒蛇長丈餘宛轉荆棘間若病傷者行者怪而諦視之但見腦門一蝨大如粟粒色紅如丹因取置地以足跐之逡巡蛇遂

能去行者漸覺足間微癢須臾愈劇毒氣俄升于腹旬日之間血肉潰爛遂墜腹而死微細之物其毒至是人終莫知其名 俱墨客揮犀

說類卷之六十二終